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忽然想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忽然想到>>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7275

10位ISBN编号：7108037270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陈四益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的这几句诗，好像是为丁聪写的独白。
　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或追悼会。
丁聪先生去世后，丁夫人拒绝了一切采访、包括老朋友的慰问。
戴煌、王得后、蓝英年、王建勋……纷纷询问如何联系，我只能以丁夫人在丁先生去世前十天告诉我的话转告：怀念丁先生的，读他的书，看他的画，可以想见其人，老朋友，如有话说，就请写一点文章。
这是丁先生的意思，也是丁夫人的意思。
　这是人生的透彻之悟。
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来时没有预期，走时无有牵挂。
人生的价值只问生前做了什么，死后的哀荣都是过眼的云烟。
简单的真理，几人领会得来。
生前要做事，就要执著：打击，不怕；戴帽，不怕。
敢说，敢骂，敢哭，敢笑，为了苍生，也为了良心。
死后再不能做事，就要洒脱，老朋友均已年高，不要劳动；新朋友如果想念，不如读画。
不相干的人，为了完成某种仪式，行礼如仪，鞠躬如也，有何意趣!这是丁先生生前同我谈过的思想。
　倒是《读书》上这个专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跑了第一棒，一跑跑了快二十年，然后，得黄永厚先生慨诺，再由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头来跑第二棒，真是有趣的接力。
让这个接力继续，是我的幸运，也是对丁聪先生的怀念。

内容概要

《忽然想到(画说说画)》是人生的透彻之悟。
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来时没有预期，走时无有牵挂。
人生的价值只问生前做了什么，死后的哀荣都是过眼的云烟。
简单的真理，几人领会得来。
生前要做事，就要执著：打击，不怕；戴帽，不怕。
敢说，敢骂，敢哭，敢笑，为了苍生，也为了良心。
死后再不能做事，就要洒脱，老朋友均已年高，不要劳动；新朋友如果想念，不如读画。

<<忽然想到>>

书籍目录

挥手自兹去(代序)
安排
莫称王
碑者，悲也
“首长工程”
称官
数字
见事
讲史明星
周期律
颠覆
翻过去了
符号只是符号
廉价政府
无形的手
难得淡泊
远去的背影
貔貅
辨词析义
不下转语
供给制
国士无双
动容
空桶时代
两个和尚
书与财与色
事前与事后
大器与小器
磕头
牢骚不朽
夸豪斗富
模糊的妙用
说“打造”
说辞儿
说不清
说神
先有鸡?先有蛋?
心的震撼
从正经到扯淡
入典|
三十六计
失态
环境与思想
写短些
又是记者

娱乐化
“ 作秀 ”的难处
扬汤不能止沸
小姐下楼
不敢说
选择
炒概念
得二鸡说
一犬得道
猪年大吉
猫鼠和谐图
鼠耶?虎耶?
怎样贺年
“ 大众情人 ”
二爷
说“ 全民 ”
怎么说
精神生活
精神健康
控烟
关于“ 第一学历 ”
漫议吃饭
行外说房
闲话房价
公务员热
闻过则——
“ 核心 ”之灾
写文章
“ 礼 ”的延续
就事论事
问责
讲一回真话
粗鄙化
文艺与政治
难改
关于“ 扯淡 ”
力格尔龙
说“ 公务 ”
以吏为师
想起了胡绳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研究与宣传
关于口号
随州说
随州二说
读《论语》
说“ 经 ”与说书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记
附录：我与《读书》的因缘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李爱珍这个名字，同行早已知闻，行外人则是在她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之后。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资格，是要在所研究的学术领域做出卓越的、持续的贡献。
李爱珍当得。
于是，举国争说，为她当选高兴，为她几次落选中国两院院士不平。
高兴与不平，都在情在理，但我最为钦服的是她那份淡泊。
对于她在美国当选，她说：“没有国家创造的平台、项目经费、科研环境等各项支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对于她在国内落选，她说：“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美国的院士只有荣誉，没有“好处”。
中国的院士“好处”太多，所以奔竞之风甚炽，甚至官居部长副部长者，也凭借权势影响加入奔竞的行列。
长此以往，怕会弄到只有“好处”而没有荣誉的。
比较起来，李爱珍的淡泊，令我钦服。
与其奔竞而得好处，毋宁淡泊而存操守。
人品的崇高，远在部长的权势、院士的光环之上。
现在，“颠覆”成了一种时髦。
所以诸葛亮也有人要“颠覆”。
但是，他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却是无法颠覆的真理。
总不能“非自吹无以明志，非奔竞无以致沅”吧！

后记

2009年5月，丁聪先生仙逝。
此前两年，丁先生已经不能作画，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合作不得不告中断。
那时，我们固定的专栏，已逐渐收缩，所余者，唯《读书》封二而已。
看着丁先生艰难握笔而手不能应心，过去笔下泻出的流畅线条成了彼此不能呼应的片段，心里五味杂陈。
我请《读书》编者考虑专栏的衔接：一个连续了十六七年的专栏，也应该有个收煞了。
不料专栏中断了一两期，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询问，说丁陈二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问得婉转，但拳拳之意令人感动。
为了避免误解，编辑部一面刊登了丁聪先生告别读者的信，一面仍促我继续，而且依旧要文图相生。
合作者由我自己寻觅。
　其实，寻觅是无需的。
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与两位画家——漫画家丁聪与国画家黄永厚——同时保持着长期的合作。
两位都年长于我，承蒙不弃，与他们的合作都是二十来年未曾间断。
同丁先生的合作有“新百喻”、“诗画话”、“唐诗别解”、“京都新竹枝”及“准花鸟虫鱼”等系列；同黄先生的合作也有“聊斋索图”、“魏晋人物”、“竹林七贤”、“错读儒林”、“说戏”等系列。
　两位画家画风不同，性格有异，与我合作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与丁先生的合作大致是我先作文，再由丁先生据文作图。
图于文有发挥也有补充，但不脱文意。
同黄先生的合作贝0有时是我先作文(如“魏晋人物”、“错读儒林”、“说戏”)，有时则是黄先生先有图(如“聊斋索图”、“竹林七贤”)。
我们约定，文与图的意思可以同，可以异，可以不相干，可以唱反调，各自发挥，对立统一。
事后发现，虽然构思各别，最后还是殊途同归、互为补充者多，同中有异、各不相干者少，大概生于当世，知闻相类，感慨遂同的缘故吧。
　我把《读书》编辑部的意思告诉黄先生后，黄先生笑了：“什么事儿啊，先找一个70多岁的老头儿跑了第一棒，现在又找一个80多岁的老头儿来跑第二棒。
真有你的!”我同丁先生在《读书》上开专栏时丁先生已经年过古稀，而到同黄先生继续这个专栏时，黄先生已届耄耋。
不过，他还是慨然允诺，到今年已经持续四年有零了。
我们的合作自然不限于《读书》，凡文字稍长，文体有异者，大抵散见于《同舟共进》、《悦读》等刊物。
　合作方式依然如故，可以先有文，可以先有图，事前未必沟通，事后仍成一体。
先有文的叫“画说”，画其说也；先有图的叫“说画”，说其画也。
文长文短，均其类也。
　临老赶上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借苏东坡的话：“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这些变化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财富的积累与忧患的积累同步。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反复循环，几乎每一个所谓“盛世”，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寿数，那原因多半是被盈耳的颂扬弄昏了头。
所以一听到各种“盛世”的称颂，我便悚然而惊，愀然而惧，不免说一些同颂扬两样的话，就像同吸烟者说戒烟、酗酒者说限酒、追名者说淡泊、逐利者说罢手、纵欲者说节制一样，只是扫了他们的兴头。

编辑推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